

著等堡倫愛

者衛保的化文是誰



行發店書華光

愛倫堡等著

誰是文化保衛者

光華書店發行

誰是文化的保衛者

著者 愛倫堡等
譯者 劉遼逸等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
東北·中原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SHE SH WENHUAD
BAOWEIZHE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發行一萬冊

目次

誰是文化的保衛者？.....	一
科學與文化爲和平、進步、民主而鬥爭.....	二
資產階級文化的沒落.....	三
美國文化的友人們，你們要跟誰走？.....	四
我爲什麼是共產黨員？.....	五
美國的新聞道德.....	六

誰是文化的保衛者？

三十年以前，西歐和美國的報紙上面登滿了關於俄羅斯事件的觸目驚心的報告。『早報』(Morning)、『晨郵報』、『每日郵報』對它們的讀者說：『彼得堡的政權，業已被暴民劫奪，而布爾什維克已決定首先將婦女收歸國有與廢除教學，然後征服全世界並連澳洲那樣的地方也去設上一個切卡*的支部。』每一塊揭示板上都貼着宣傳畫，畫着一個嘴裏咬着一把刀子猙獰的布爾什維克。第一流的政治家、演說家和佈道師們都只有一種呼聲：文化必須從布爾什維克那裏挽救過來！

我不打算僅僅追述這些危言聳聽的紳士們怎樣呼籲從布爾什維克那裏拯救文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他們不光嘴上說說，他們還派出許多有經驗的破壞份子和老練的叛徒，派出大部隊和不可捉摸的小部隊，以反對蘇維埃共和國；他們企圖以

* 爲「反革命及投機進行取締非常委員會」之略稱，至一九二二年撤銷。

飢餓來使這個不服服的國土就範；他們編織狡猾的外交陰謀；他們不擇手段。

他們有些已經死掉了；有的還活着，還堅持他們的不光榮的、徒然的事業。一部份識時務的，則使自己適應了各種環境。

拿邱吉爾來說，在他轟轟烈烈的一生中，爲了想法以火和劍來消滅蘇聯，耗費了好多年。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後來向他消滅不成的蘇維埃人民進行歌頌——同樣，近幾年來他的滔滔不絕的讚美，也並沒有妨礙他目前的又一次號召顛覆蘇聯。

胡佛則是比較堅定的，現在還忠實於他在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宣佈的名言：

『講老實話，我平生大志是撲滅蘇俄。』

對於可憐的胡佛，這是相當棘手的事：他沒有幾年好活了，但蘇聯看來要不斷的生存下去。雖然如此，他依然堅持必須毀滅蘇聯的志願，『爲了拯救西方文化』。

『保衛西方文化』，這是他們講不完的故事。當然，也有說法不同的。比方說，羅森堡（希特勒的智囊之一），就喜歡用一個不同的狀性形容詞（epithet）：他說『北方文化』。近來，我們又聽到許多關於『大西洋文化』的說法。當哈里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說中依舊忠實於這個古典的公式而說保衛『西方文化』的時候，比道爾則允許他自己走一點兒樣，他在法國大革命一百五十年以後要求他的多半是無神論

者的同胞去保衛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當哈里曼催促放肆的美國記者們去從一個產生了托爾斯泰、摩索格斯基(Musorgsky)俄國大作曲家)、孟德萊耶夫(Mendeleev)俄國化學家，元素週期律發現者)的民族去拯救『西方文化』的時候，人們自然只好付之一笑，他對於做生意的事情比之對於文化方面的事情要內行得多。不過這亦不足爲奇，三十年來，部長們、將軍們、銀行家們、工業家們和別的文化商人們號召撲滅蘇維埃國家的時候，都曾經一成不變的說他們這樣做是爲了對文化的命運擔憂。

假如我們檢查一下美國前總統胡佛的悠久而不討人歡喜的歷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他始終關心的是金錢。對於他，保衛『西方文化』意思就是保衛梅科普油田使不被收歸國有*。雖然如此，胡佛却很注意地從不高聲提到像油這樣的有臭味的東西，他說的是：

『蘇維埃制度的存在，是對於我們西方文化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威脅。』

* 梅科普是高加索石油產地，一九一二年，胡佛曾與英國資本家聯合組織「俄亞公司」開採梅科普石油，在當時沙皇政府的賣國政策下，胡佛在俄國所控制的財產，其價值約十億美元。十月革命後，此項權益當由蘇聯政府收回。

煤油大王亨利·狄特丁爵士，如果單單提到『巴庫』這個字眼，他會發脾氣。他設計叫英國警察搜查倫敦的蘇聯大使館，而當他發現這並不能動搖蘇維埃國家的時候，他便設計動員幾個德國師團向巴庫的一次進軍。他說的常然也是『西方文化』：

『我們反對共產主義者，是防衛偉大的精神財富。』

伊伐爾，克魯格 (Ivar Kreuger) 大家知道是火柴大王。這位火柴大王對蘇聯森林裏面有很多白楊樹這件事情不高興，就是這一點，使他作出下列名言：

『西方文化，從古希臘時代到我們的時代，與構成蘇維埃制度的原則是不兩立的。』

阿根廷的穀物商人因麥子在蘇聯土地上成熟而憤慨，一九三二年，有一位阿根廷國會議員名叫畢萊斯，說到穀物跌價的時候，像唱文明戲一樣叫喊：

『文化的命運千鈞一髮！』

這裏也需要說一說，德國侵略者不僅強調了生存空間的問題，也強調了『歐洲文化』的問題。鋼鐵托辣斯主席伏格勒 (Vöelker)、法爾本企業公司 (德國最大的化學托辣斯——譯者) 的老闆，胡根堡、羅森堡——他們都念念不忘於從布爾什維克

那裏保衛「歐洲文化」。至於希特勒，他爲了這個迫於眉睫的問題貢獻了「我的奮鬥」中最熱情的篇幅。

蘇維埃共和國不但在口誅筆伐以後生存着，還在兩次戰爭以後生存着。一次是協約國所組織的戰爭，另一次是德國納粹所組織的戰爭。所以我們對於哈里曼最近用宣傳鼓動的舊風格發出的控訴，並不感到特別的麻煩。我們對這一類事情已經慣了。我要說，哈里曼在一九四七年幹這一行，會感覺到比他的先知先覺們在一九一七年幹的時候要更困難了——西方的人民也經歷了很多，懂得很多了。

舉個例子來說，法國曾經發生一件小小的不快事件。有一次，急進黨正在開會，這個會議很像密西西比和阿拉巴瑪的一次庸俗的會議，達拉第站起來號召對蘇聯立即加以管束，由於時代錯誤，（這在法蘭西是那樣普通的）這個好戰的黨派主席，却是極端和平主義者赫里歐。或許，他沒有能够注意到近十年來他的黨已經變得那麼多，也許新的急進黨員們沒有注意到赫里歐並不怎麼適宜於担任美國掮客的角色——不管怎樣，赫里歐說的話，使達拉第和別的吹牛份子們大爲狼狽，赫里歐說：

「我得再三說明，所謂西歐，是一件人爲的和不安穩的東西，它是對於歐洲的純

粹希特勒式的概念，而且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概念。」

不難想像，那些提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的事情就非常頭痛的法國人，聽了他的這些話，是如何的生氣。

自然，赫里歐的感嘆，並沒有妨礙哈里曼或南加洛林那的奴隸主們繼續號召保衛『西方文化』。模倣着美國人的，還有各式各樣的歐洲人，例如：戴高樂將軍；曹達利斯；瑞士的出口商；佛朗哥的長槍會；梵蒂岡的隱士；斯巴克（比利時外交部長）；新出籠的魯爾民主份子；出過一本描寫他們勝利征服烏克蘭的書因此被認為是一個好作家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瑪拉巴爾特（Malaparte）；馬賽的販賣人口者；像失去手帕一樣的，失去了自己殖民地的英國殖民地主；甚至最近出版一種名稱很有趣味的雜誌『特洛亞之馬』（荷馬史詩伊里奧德描寫特洛亞之戰。）的法蘭西唯美主義者。

教師在初級中學，高級中學，大學裏對學生們說，歐洲文化的搖籃，是古希臘。難道俄羅斯的文化，沒有承繼過希臘的偉大過去嗎？僅我所知，巴瑟儂神殿（Parthenon）同樣影響過西歐和東歐的建築。我不是說美國，因為那裏有許多優秀的建築師，但還沒有建築藝術家。

哈里曼有什麼理由認為古希臘的文化遺產，是他們自己的獨佔品呢？人們也許可以佔希臘的領土為己有（哈里曼知道這事，比我更清楚），但却不能佔有雅典的衛城（Acropolis）、薩摩特拉斯島的勝利女神像（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厄斯啓拉斯（Aeschylus）為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名作有『普羅美修斯』及『阿格曼儂』等。（那怕是獲得了聯合國大會的同意）。

如果，『西方文化』的保衛者們，像他們關心原子彈那樣來關心藝術史，那末，他們就會看見，古希臘精神以羅馬式傳達到一部份民族，而以拜占庭（Byzantine）式傳達到另一部份民族。很難說後者是不如前者的。

法蘭西的偉大藝術家亨利·瑪蒂斯（Henri Matisse 十九世紀法國藝術家）不只一次說過，安得烈·魯布略夫（Andrei Rublyov 中世紀俄國神像畫家）是舊派繪畫的最高峯的代表。安得烈·魯布略夫的作品，近於舊派大師奧赫利德（Ochrida）或巴揚那（Bayana）的作品。古代藝術所特有的和諧、人性、內在的自由，都以另一種毫不遜於齊瑪布亞（Cimabue）或喬托（Giotto）（都是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畫家）作品的形式表現在魯布略夫的作品中。

凡是我關於造型藝術所說的，也同樣適用於早期的文學戲劇和科學。

不用說，六百年前古俄羅斯的生活，是和法蘭西或意大利生活大不相同的。大家都知道，俄羅斯人曾阻止過亞洲民族的入侵歐洲。難道在摩爾人（Moors）非洲北部的慄悍民族，古時曾侵擾西班牙。）羈絆下的西班牙人的生活，會像英吉利島民的生活嗎？還可以想像出一種比後者的生活更特殊，更不同的什麼嗎？

所有歐洲民族的生活，都有許多共通之處，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在某一期，某個民族開拓了道路，或者落後了。門的內哥羅出現的最早的印刷所，差不多比英國還早。然而，門的內哥羅人現在並未說，歐洲文化發展的總和中，英國人是沒有地位的。

在十九世紀，當文化共通性的思想流傳到廣大社會階層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歐洲是離開俄羅斯的，或者俄羅斯是離開歐洲的。俄羅斯人，外國的民族主義者一向就把他們描寫為學生的角色，實際上他們是學生，也是先生。這裏要附帶說一說，我們的國家從來不以為學校中的課桌是可恥的地位。

我們知道，俄羅斯作家的詩，曾如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羅曼主義交流溶合，或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西方最初一批社會主義者和巴黎公社的悲劇彩虹所照耀的新時代的開始，曾如何鼓舞了進步的俄羅斯社會。即使有暴虐的沙皇制度，但真正

的俄羅斯聲音，當時也傳到了歐洲。赫爾岑是各國民族革命家的朋友和教師，契爾納雪夫斯基表現了西方的進步思想，苛刻的佛洛貝爾稱屠格涅夫爲『老師』。在『西方文化』的保衛者們當中，未必都是這樣的無知與老面皮，竟然要否認俄羅斯古典小說或俄羅斯音樂對歐美的影響。

B·B·C·（英國廣播電台的縮寫）爲了想表示它的公正，而廣播了一套俄國小說對英國文學影響的講義。這就是可靠的證據，它推翻了B·B·C·以前所廣播的，保衛『西方文化』的一切。要是B·B·C·能够廣播一套關於美國資本對英國政治，特別是對B·B·C·的廣播所起的影響的講義，許是很有趣的吧。

當哈里曼想把『西方文化』和俄羅斯文化分裂開來的時候，他想的不是科學發展，不是文學，也不是音樂，而是金元與鮮血。這對於將自己的平衡支持在人類血海——這血已經流過了，並且流得很有價值——上的那個國家的商務部長，是十分自然的。但是，當他們宣傳着『西方文化』思想的時候，他們正做着什麼事，教授們、文藝學者們、歷史家們、唯美主義者們可曾想到過嗎？

大家都記得，希特勒曾經對德國文化的代表幹了些什麼：海涅和曼（Mann），馬克思和愛因斯坦的書，都焚毀在他所堆起來的大焰火上。納粹份子所宣稱的『文

化自給』，從好像已經死亡了的『非亞利安的』——『東方的』或『西方的』影響下解放德國人的企圖，結果如何呢？如果對此回憶一下，倒是很有趣的。納粹份子把法蘭西的繪畫從博物館和畫廊中拋出來，並且開始向俄羅斯、英吉利、和法蘭西的小說進軍。德國曾有過超羣的音樂和優美的詩歌，但德國却從未有過有價值的繪畫，從未有過好的古典小說。當切斷了與『非北方文化』的聯繫之後，納粹份子就在精神上掠奪自己的人民。他們剝奪掉了德國藝術家和作家們的可得模倣的範例，而對普通德國人，則剝奪去了真正的藝術。

法國『戰鬥報』(Combat)不久前向自己的讀者報道，說我們蘇維埃人民，好像已經決心『唾棄和拒絕所有偉大的西方文化珍品』。自然，如果這些一樣被馬歇爾計劃和最近一羣超現實主義者的胡言亂語迷住了魂的『戰鬥報』記者，也可以算在西方偉大文化珍品之內，那麼，我們是唾棄和拒絕他們的。但我得馬上請『戰鬥報』的記者不必耽心：這話不僅是對他們說的，——我們所唾棄的是一切偉大珍品的劣等冒牌貨，我們所唾棄和拒絕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它的不肖子孫，不是維昂(Villon)，不是雨果(Hugo)，也不是林豹(Rimbaud)，而是現在那些(幸而是用散文)歌頌美國高利貸者們的仁慈和原子彈的深厚的人道性的卑污醜惡的小詩人。

我們非但不唾棄和拒絕歐洲的偉大過去，而且我們自己正是這遺產的衷心而堅決的保衛者。

三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者們，使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我們對立。我們是有權做一些總結的。

當蘇維埃共和國誕生的時候，德國人的武器，早就毀滅了萊姆斯的哥德式建築，血從英吉利海峽流到薩洛尼加。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年了，而血還在希臘、中國、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亞流。也許，在這兩次大戰的時光中，資本家們不是在破壞，而是在建設吧？不，在和平時期，他們破壞機器，把小麥染上伊阿勝色素（Eosin），宰殺乳牛和燒毀棉花。在他們的世界中，有的是大王——我不是說的在有些國家中留作爲紀念過去的歌王，我是說資本的大王。不過就連這些寡頭大王，也僅僅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怒海中的一些可憐木板。

我們回憶一下一九三二年的祭文吧。火柴大王克魯格自殺未遂，接着又是電影膠片大王喬治·伊斯特曼（George Eastman）效法他的例子。過了兩星期，保安剃刀大王居爾里赫（Kulrich）也自殺了，以後是鋼鐵大王唐納德·李爾遜（Donald Ryerson），再後，肉類罐頭大王斯威夫特（Swift）發狂而跳樓自殺了。關於這些

頭戴王冠的自殺者們，報紙都有記述。可是他們饑餓的臣民，却都死得無聲無息和未曾引起人們注意。明天的日子會給他們什麼呢？再來一次危機嗎？再來一次戰爭呢？……

隨着人造絲和人造蜜而來的，也創造了人造的藝術。好萊塢大規模製造了一些廉價的幻想，其中必定有自殺，必定有偵探，王公貴族，愛上灰姑娘型的可憐女子的人物和找到富女爲妻的流浪漢。通宵悠揚的爵士音樂，掩沒了理智與良心的聲音；醉生夢死的人們跳舞，機械的狐步舞，使人想起機製玩具的動作。戲院中上演着化裝的雜耍劇。真正詩人的書祇印三百部。偵探小說和廉價的色情週刊，大批傳送給平民百姓。他們教孩子們一些簡單的格言：『知人知面不知心』和『行得好心有好報』。國與國之間，彼此出賣；少年人，他們才觀察『不干涉委員會』或慕尼黑黑的醜惡喜劇的，都是些差不多沒有堅定論理觀念的毛頭小伙子。

他們的西方就是這樣引起法西斯主義的。現在的『西方文化』保衛者們，想和紐倫堡的法律，戈培爾用來燒書的柴火，和瑪伊達納克 (Majdanek) 與奧斯文青 (Oswiecim) * 不發生關係，是徒勞無益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從天而降，它也不

* 德國佔領波蘭時，在波蘭設立的兩個，是大殺人集中營。

只是德國的血液才有的特別細菌。法西斯主義——是可怕而又可惡的疾病的瘋狂發作，這疾病使得整個金錢世界痛苦致死。事情不單是支持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家。——英美法工業家的同胞弟兄。甚至事情也不在於從福煦到蒲立德，從張伯倫到胡佛，使希特勒做出以後那些事情的各種各樣的「西方文化」保衛者。事情是在於一九四七年帝國主義者們的偽善傳道和「Mein Kampf」，（『我的奮鬥』）之間，一九四七年的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太多共通點。佛郎哥的庇護者們，在保護自由，希臘的劊子手們為暴行而憤慨，世界五大洲軍事基地的愛好者們，在責難侵略的傾向，奴隸所有者們，抨擊人種論。他們能够慶祝戰勝德國——我現在也不打算說他們是怎樣作戰和怎樣勝利的。然而，實在說，他們不像是慶祝戰勝法西斯主義：在私刑者的家裏，最好不要提到繩子。

『戰鬥報』的新聞記者們欺騙自己的讀者，他們要他們相信，我們唾棄和拒絕西方來的一切。『不要崇拜沙士比亞或林布郎（Rembrandt 十七世紀的荷蘭大畫家），——不管你怎樣崇拜，總不會貶低崇拜者的身價。然而我們不想崇拜甚至頂好的美國吸灰機。我們不鄙視吸灰機，這我們也製造，雖然還有缺點，——但我們並不想崇拜它們。我們知道，現在西方沒有任何的『西方文化』：有的是資產階級的